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辨疑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監生臣蔣鳳甡

經部五

春秋集傳辨疑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集傳辨疑十卷唐陸淳所述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也柳宗元作淳墓誌稱辨疑七篇唐書藝文志同吳萊作序亦稱七篇此本十卷不知何人所分按元延祐五年嘗從臣言以唐陸淳所著春秋纂例

辨疑微旨三書令江西行省鋟梓其殆分於是時歟淳所述纂例一書蓋啖助排比科條自發筆削之旨其攻擊三傳總舉大意而已此書乃舉傳文之不入纂例者縷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詰之故曰辨疑所述趙說為多啖說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計十七條但明所以刪節經文傳文之故其去取之義則仍依經文年月以辨說之中如鄭伯克段傳啖氏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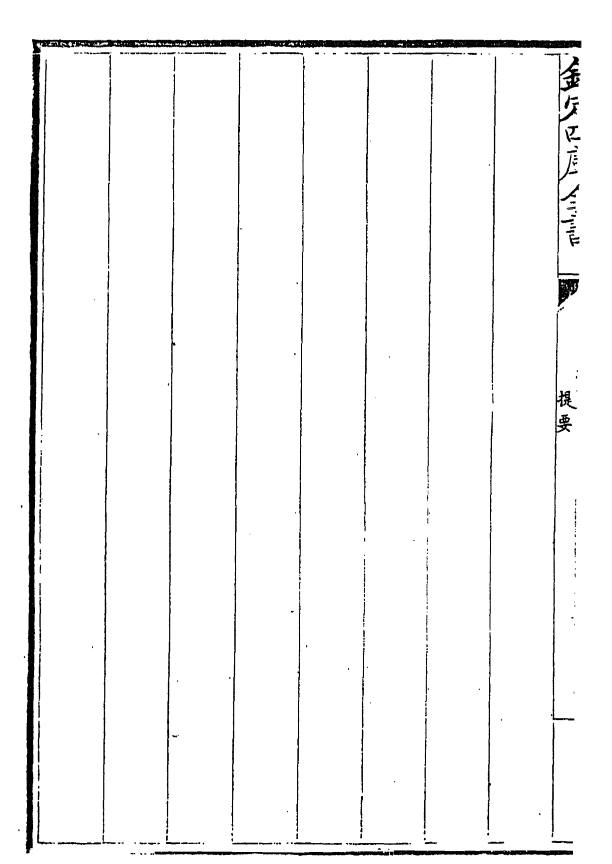
鄭伯必不因母殊嫌茫無所徵直以臆斷以是為例豈復有可信之史況大隧故迹水經注具有明文安得指為左氏之虛撰如斯之類不免過於疑古又如齊衛胥命傳其說與荀子相符當時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而趙氏以為譏其無禮如斯之類多未免有意求瑕又如叔姬歸於紀傳穀梁以為不言逆逆之道微淳則謂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禮闡送

媵不言逆媵傳固失之禮聞親迎妻不聞親迎娣姪淳説亦未為得如斯之類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左氏事實有本而論斷多疎公羊穀梁每多曲説而公羊尤甚漢以來各守專門論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自是書與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會雖瑕瑜互見其精核之處實有漢以來諸儒所未發者要與鑿空杜撰横生枝節者異也乾隆四十三

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集傳辨疑凡例

集傳取舍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説著辯疑有三傳繁文可以例包者則但舉例如後不復繁釋學者將覽辯疑宜先觀纂例取舍義及此卷首諸凡之意

凡三傳敘事有先後於經者令皆移於本經之下

凡三傳釋經之例或移於事首發之或趙氏纂之入總

傳其當否各於纂例本條中論之備矣

凡三傳敘事不主於經文又無别意可通者皆不入

凡三傳釋經文義皆同者則唯舉左氏而注云公穀同者省文之義也公穀同者但舉公羊

凡三傳敘事雖同而穀梁文義尤備者亦但舉穀梁而注云左氏公羊之意同

凡三傳說事迹雖與經通其文義繁冗者皆畧取其要

凡左氏敘戰滅及奔殺等事委曲繁碎今悉畧其文舉

成敗大綱而已

凡左氏無經之傳今皆不取其有因盟會征伐等事而說忠臣義士及有讜言嘉謨與經相接者畧取其要若說事迹與經符而無益於教者則亦不取

凡公穀日月時例一切不取其說已見日月議

凡公穀曷為何以何也之類悉皆繁文於理不安今皆删之時有取者以便屬文之義爾無他意焉

凡公穀發例皆事事言之令或發於事首或移於事終

而注云例見某年皆不重出

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何云託爭故皆不取

凡公羊無傳之經或云此事無聞焉爾今以此語無義徒爲繁文悉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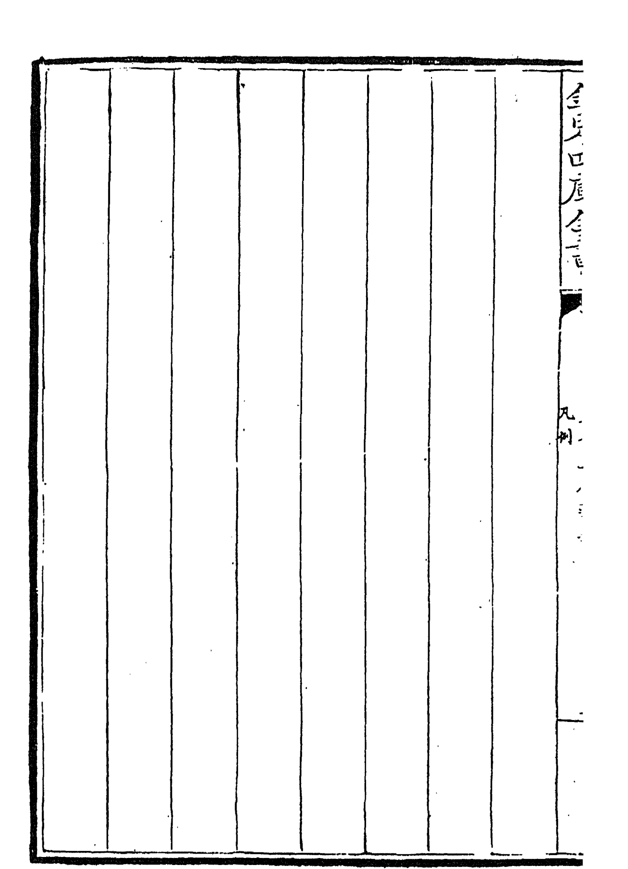
凡公羊於災異之下一一皆云記異也今但以災異之首總論記事之意後皆隨事注中言之省文之義也

凡公羊解經事理雖不相當其文義有可存者則移於

他年可施處附之如桓八年穀伯鄧侯下說失國之君類今移于莊五年紀侯去國下用之之類是也

公穀多自云公羊子曰穀梁子曰及引尸子魯子曰今但目其傳而去其某某子字

啖趙取捨三傳義多舉例而言不必隨文皆說令恐學者未精難以例曉故推兩家之例悉隨文辯之其有不言啖子趙子曰者是也



春秋集傳辯疑卷一

唐 陸淳 撰

隱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曰春者何歲之始也按春為歲首不應煩釋又曰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趙子曰若言春正月王則不成文理矣何用解乎又曰不言即位成公意也趙子曰此乃直明公本意又是事實何名成哉又曰

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趙子曰諸侯無二嫡桓何得為貴若然是理可得而越分可得而踰也又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趙子曰按妾母不得為夫人若得以子貴即成風之賵葢不應有譏而公羊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為證首亂大法漢哀帝云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遂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並為帝太后良可惜哉

穀梁曰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去成守之義趙子說同公羊又曰隱不正而成之以惡桓也啖子曰春秋但以其

攝不言即位亦無成隱之辭

左氏曰生桓公而惠公薨趙子曰葢言生桓公之後他年惠公薨也若惠公實以生桓公之年薨即隱公被弑之年桓年始十一不應夫子深加以弑君之罪杜元凱亦云然故傳文不要惠公薨恐誤後學也

公及邾儀父盟於眜

左氏曰邾子克也曰儀父貴之也公穀並同趙子曰葢見莊十六年邾子克卒以為同盟故書遂以儀父是字

耳殊不知儀父亦名也與魯季孫行父及晉荀林父等亦以父為名也緣其未得王命止是附庸之君故卒時不書至莊十六年邾子克卒者即其嗣君自以王命為子故書卒耳且附庸之君非有勤王之善縱能自通於大國自利之事耳有何嘉而字以襃之乎若儀父賢桓十五年與牟人葛人來朝一例稱人何哉理又可見也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趙子曰按五帝時用兵極多那得無誥誓

之辭但緣夫子叙書首自堯典故以前誥誓之辭不見耳所云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即是也故裁取之凡起例宜於事首故移附於此他做此

鄭伯克段于鄢

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趙子曰克者能勝之名無有二君之義春秋無有二君相勝稱克者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啖子曰此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故不言奔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而無殺弟之罪又不知段之有拒兄之逆

也又曰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啖子曰按莊公云姜氏欲之焉避害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此皆避惡名矣但以不知大義乃陷于殺弟豈子因母乎此傳近誣矣

公羊曰克者殺之也趙子曰按五經春秋前後例未有以克為殺者又曰不稱弟當國也不稱弟者見其不弟也左氏之義當矣又曰其地何當國也按解地之義穀梁當矣

穀梁曰克者何能殺也趙子曰其釋克字雖不當義已見上然其傳意得骨肉情意之中故除其殺字之義存其餘也穀梁又曰不稱公子段失子弟之道趙子曰春秋舉重不稱弟為重矣不可更求公子之義且又非命卿例不書公子非獨段也趙子曰鄢當作鄔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為鄢字杜注云今潁川鄢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鄔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

遠走至鄢陵已出境即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鄢出奔共即自鄔過河向共城為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即不當奔共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氏曰緩也且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豫凶事非禮也啖子曰夫諸侯母在天子寧有歸其賵乎不辨救麥者猶不當爾況平王賢君乎葢見桓公母仲子未薨誤為此說不知此是惠公之母也因此又說豫凶事等義皆非也

公羊曰惠公者隱公之考仲子者桓公之母啖子曰若言惠公仲子是二人則僖公成風亦是二人若是二人則成風是僖公之母而春秋之文以子先母乎故穀梁之說是又曰宰官晅名也趙子曰此止是名氏耳如宰子之類王士來魯例書名氏石尚是也又曰宰士也士是賤官何以得世官為氏

穀梁曰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解所以言惠公仲子趙子曰按春秋凡此例常事皆不

書若王當賵諸侯妾母則是常事何須書之且以此事為得禮又何以正陵僭乎經文緣是惠公之母故賵之自然須言惠公仲子而遂云以其可辭受之乃是夫子回非禮以為合禮可乎哉

及宋人盟于宿

公羊曰孰及之内之微者穀梁云及者内卑宋人外卑者趙子曰修二國之好而為盟誓非君則卿何得使微者先儒注云微者不命之卿也按例外之不命卿來魯

皆書名但不言氏耳且前後盟而不言內盟者凡七推尋事迹皆是公自盟〔義見纂例盟篇〕義例昭然不可或稱是公或稱是微人〔宿盟云是微盟云是公皆舛駮也〕

冬十二月祭伯來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奔也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故不言奔啖子曰按例周大夫但不言出而無不言奔之義

穀梁曰寰內諸侯也啖子曰按例寰內例稱子若以伯為爵則毛伯名伯榮叔祭叔復是何爵乎是知天子大

夫例書字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公穀皆云無駭不書氏貶也極同姓之國諱滅同姓之國故書入而貶無駭趙子曰按非王命之大夫例不書氏八年無駭卒穀梁云隱不爵大夫故不氏則名自緣非王命大夫故不書氏何關滅同姓哉又若實滅同姓則當直書滅極以示譏不當言入若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

紀履緰來逆女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趙子曰所以不稱使者為下有伯姬歸于紀文相連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公羊不達此意遂妄為說假令婚禮不稱主人但致命之辭不稱爾遣卿出境非君孰使哉又曰母命之何不稱母母不通注云婦人命不通於隣國但得命大夫行爾若婦人命不通於外而得命大夫令行則紀侯但不自致婚命且何傷命大夫使行也進退自相違背且母命既不通於外又

不得稱主人則大夫至彼如何致命乎益知無理也又云宋公使公孫壽無母也皆為穿鑿公孫壽來納幣若不言宋公使則似乎此自為己事故須言宋公以别之爾且禮篇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共事宗廟祭統云云如此則稱主人何得妄為異說乎又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亦言不稱主人亦非也彼自為非王命耳故不言王使說見本傳

穀梁曰國氏者為其來接於我故進之趙子曰按非命

郳來魯例皆國氏何獨進履緰哉

伯姬歸于紀

穀梁曰婦人不專行此如專行之辭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耳趙子曰據桓公逆夫人於讙下云夫人姜氏至自齊亦以專行為辭則此例不成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曰魯故也啖子曰傳以子伯為子帛言是履緰之字故附會為此說耳傳意以紀既與魯婚故使大夫為魯結盟通好也

穀梁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啖子曰此闕文耳云伯之穿鑿甚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曰夫人子氏者何隱之母

穀梁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啖子曰隱公身既謙讓不當君禮母妻卒安肯用夫人禮乎

三年君氏卒

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啖子曰

按例無有改字以為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假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姒氏卒書姓也

公羊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言諸侯大夫赴弔者尹氏主之

穀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趙子曰春秋一字之義為經邦大訓豈有緣其為諸侯及魯大夫作主人之恩遂録之於經乎公羊唯說譏世卿之義是

宋公和卒

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㕛子曰若宣公本知穆公反讓其子且讓以求名乃是詐也何足美乎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㕛子曰按前後例外取邑書者多矣唯取魯邑乃有不書者趙氏辨此義見纂例取篇

穀梁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按有不伐而取邑者各書實事爾無他義

翬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固請以行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言故去其氏以貶之趙子曰春秋之初公室猶强若公實不許臣何敢固請而行蓋左氏不知未命不書族之義造此事端爾

穀梁曰翬不稱公子以其與弒隱公貶之也啖子曰凡

事各於本事褒貶豈有未弑君而先貶乎翬之不稱公子自為未命爾後有此義皆同此說

衛人立晉

穀梁曰晉之名惡也按晉是其名有何惡乎

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公羊曰僭諸侯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趙子曰按魯僭用八佾非一朝若不因改革之時言之則無以明改自隱公始也事須因此減數時書之公羊不達此意

云僭天子則不可言如此則僭差之過無由而著懲勸之道安所寄乎又曰隱為桓祭其母成公意也趙子曰此直公意何成之有

穀梁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啖子曰按此時桓公之母喪始終正是考宮之時故知公羊說是又曰考成也成之為夫人也趙子曰考者成室之名耳詩有考室之義是也

郱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使來告命公將救之使者曰師未及國公怒乃止啖子曰夫宋人乞救必當卑辭豈肯令魯怒乎又七年傳云為宋伐邾此則於宋無怨明矣又至九年傳曰宋以入郛之役怨公益知前後差錯也

六年鄭人來渝平

左氏曰更成也趙子曰傳意謂變讐而更和平也若如此止當來行成耳何要言渝也故知公羊穀梁義為長

七年叔姬歸于紀

穀梁曰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按不言逆者皆夫自逆也不書者常事不書也

滕侯卒

公羊曰何以不名微國也

穀梁曰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啖子曰按附庸之君以及外裔皆有名況滕國文王之子孫雖至微弱豈無名乎又後諸侯卒有不書名者薛伯等是豈皆無名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趙子曰按禮云五十命為大夫天下無生而貴者若以為貴非正王綱之義

公伐邾

左氏曰為宋討也趙子曰邾伐宋在五年不應二年方為之報左氏此例甚多既非褒貶之意故不取他放此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曰其言伐大之也啖子曰不言執者尊天子之使故云伐也若言不與戎之執王使其書外裔侵伐滅入者豈皆是之乎又曰其地大之也其事實在楚丘若不書地如何紀事乎

穀梁曰戎者衛也為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啖子曰若衛實伐天子之使改之曰戎是為衛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啖子曰鄭人請祀周公已不近人情矣泰山非鄭封内本不當祀又何釋乎

公羊曰泰山之下諸侯有湯沐邑焉啖子曰列國至衆若言皆有邑泰山之下何能容之故去其皆字

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易地也按不命之卿來魯例名之不可妄為異說

我入邴

公羊曰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書我者言魯入爾何關齊事乎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以釋東門之怨禮也趙子曰諸侯結盟本非正道義見隱元年傳有何合禮故但取其釋怨之辭而去其禮字他皆放此

葬蔡宣公

公羊曰卒何以名至葬從主人趙子曰卒名之著易代

且降於天子也天王崩不書名諸侯生既不名故死乃名之且紀世之次也　楚時舉

謚而不須重言名史體自當然不要立義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左氏曰以成紀好趙子曰豈有二年之好左氏據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經今六載始成之左氏多此類皆不取他放此故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趙子曰

春秋記異不書常事尺雪常事何足記乎豈有二百四

十二年唯雨度尺雪哉經唯雨度書大雪益知其妄也文先書大雨震電又復有雪明其異耳非爲雨生例妄發霖例又與經違皆不取

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不朝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來告伐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趙子曰按此時王室已至微弱豈諸侯禀命爲之討罪乎且隱公賢君即位已來不曾朝聘于王平王之崩不賻又不會葬則魯自當受討何

得責人明知當時皆蔑棄周室非獨魯也左氏說事多不實或是魯雜史為飾辭故左氏因之耳其理至明不足為疑若實奉王命討不庭明年伐宋必𥘉其辭不應依常例書伐

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曰盟于鄧按此文與經不合故不取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曰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

已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趙子曰諸侯專取他國之邑而以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以王命討難義已見上文

公羊曰外大惡書小惡不書内大惡不書小惡書趙子曰立教之體事無巨細皆記可否以為後世之規豈得簡其大小乎據例小惡皆諱不書敗是也長勺之戰為納讐人之子故書敗是大惡不諱也又云取邑不日此

何以日一月再取甚之也趙子曰按此緣與敗不同日又取二邑亦不同日故各書之以記實何得曲為義說凡取皆罪也何論一月再取乎若其異月而取則無罪乎

穀梁曰不正乘人之敗而深為利故謹而日之趙子曰安有彼不敗而能取其邑乎假如兵不敗我直取得其邑則無罪乎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同伐宋鄭師在郊伐宋迴師宋人衛人入鄭乘虛襲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三國兵在戴城鄭伯都圍取之宋衛既入鄭以伐戴名蔡人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趙子曰按三國並大於鄭鄭之兵力可知何能悉取乎假令三國入戴城鄭總取得之則合言圍取之若不圍無由總取得三國在城外則合云伐敗之不得云取詳據經文鄭因三國伐戴之後戴已病矣乘其病而遂伐取之至

九月鄭又伐宋明年又言鄭以虢師伐宋報其入鄭若此時已取三師其報怨雪恥斯過當矣何得重重更報益見其紕繆也

穀梁曰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趙子曰假如自取豈為正乎何乃須言因人之力始言不正按經文實是鄭取不得云主其事也

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趙子曰若然經必異其文且齊桓

已前諸侯未有勤王之事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左氏曰滕薛爭長云云公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也齒列也啖子曰周之典禮自有常度同姓異姓諸侯之班當有常禮也若朝魯則先姬朝薛則先任是亂常禮也故不取其不敢與任齒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鄭伯將伐許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至于君登

矣此皆煩碎不足為訓故畧之他放此又曰鄭莊公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又使公孫獲佐之戒獲云我死乃速去之云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知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趙子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公薨

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啖子曰豈有國君之喪而有不成者乎故知公轂以賊不討故不書葬此義為當

春秋集傳辨疑卷一

春秋集傳辨疑卷二

唐 陸淳 撰

桓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趙子曰按實不治何得言治也舊說又云元年有王異是年内有討所以書之予謂去王字理由夫子不因舊史夫子修經時豈不知此年竟不討乎何須存之也又云末年有王言王終不

能討所以書之若然者總除王字理不益明乎按十五年王崩至十六年嗣王既立年月已深過不在嗣王何不書王乎足明非責王明矣但為學春秋者慣習於王正月不覺遂四處妄加耳聖人辭意朗然平暢若譏王則王未崩之前悉去王字可矣安肯乍見乍隱煩碎若此乎詳經意直以桓公不顧王法故去其王字以見其罪耳

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不言即位正也趙子曰禮當不即位豈空言哉故去其言字又曰先君不以道終已正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趙子曰但言與聞乎弑義已備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曰鄭人請復祀周公按鄭莊之言無所不知安肯請祀非其祖乎不近人情矣說已具隱八年

公羊曰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啖子曰其皆字義同隱八年又曰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按許田

實魯朝宿之邑不得謂之周田又曰繫之許近許也按許田自是其邑名何關近許之事乎若近許即謂之許田近鄭亦謂之鄭田乎若然則無常名矣

公及鄭伯盟于越

穀梁曰越盟地之名按此不要解自可知矣

桓二年春王正月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趙子曰十一年鄭伯卒十二年衛侯晉卒何不正之乎故知皆謬而

傳因謬强為義也十年有王云正曹伯卒亦同此說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遂弑殤公啖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妻固當乘之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葢以舊言孔父義形于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之色遂妄為此說耳且見穀梁說及之義極明不足疑也

穀梁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趙子曰按孔父之事自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

闕君之不忍乎又曰孔氏父字謚也啖子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為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又曰不稱名蓋為祖諱也按春秋魯國之史也非夫子家傳安得祖諱乎

滕子來朝

趙子曰滕侯爵自齊桓霸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位此時未有霸者無人黜之故知在喪也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公羊曰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趙子曰按逆祀僖公昭公出遜皆書之何得云大惡諱乎又若以年遠不諱則桓公為齊所殺何不明書乎由是言之可諱則諱可譏則譏不以年月遠近為異也

穀梁曰以者内為志焉爾趙子曰言以者明四國同會以成此事何獨言公為志乎又曰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趙子曰據經文乃直書

事實耳有何加乎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

左氏說僖伯諫辭自清廟茅屋至聲明以發之趙子曰據納鼎直以受凶賂而納于太廟故譏耳非為服章名數有愆故不當別記煩文也且夫議禮度者貴識其安上治民之大體若夫服章名數之差品禮之末節也今事不相涉故當捨爾孔聖既喪之後學者莫識大本所務唯此而已故左氏傳及國語并載聖禮記多記此等

學者當求其遠大

公穀並解郜鼎之名_{云云}啖子曰郜鼎之名猶如和氏之璧封父之繁弱之類無他義也穀梁又云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以周公為弗受啖子曰假如納於他廟豈為可乎何獨引周公弗受

蔡侯鄭伯會于鄧

公羊曰離不言會趙子曰按前後兩國皆書會傳妄也

公至自唐

左氏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趙子曰此當移於十六年至自伐鄭之下附之此非征伐從君出入乃是常事也何勲之有又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趙子曰按成會而歸即非止於讓以會告廟有何不可此不達内外異辭之例妄為異說爾且諸書至自會者所會悉非魯地故知四處至稱地皆魯地故也

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按前後桓公言會多矣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曰不盟也趙子曰凡會遇亦不盟何獨胥命

公穀皆云美其不盟約言而退近正也趙子曰按會遇

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並非

賢君又無殊異之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爾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氏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啖子曰若使異姓之臣

往復何稱乎且惠公之薨桓公尚幼則知惠公之時未

謀婚姻何得言先君之好假或早謀而令修之則當納

幣之時致命何為於逆乃言修好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曰致夫人也趙子曰按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仲尼書之以示譏此若致女亦當書之不容於隱左氏見彼有致女之文此又新婚之後而至遂附會妄說耳

桓四年春狩于郎

左氏曰書時禮也趙子曰凡蒐狩之禮常事不書故知

公羊義是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曰父在故名趙子曰若以其代父攝行卿事則經文當依仍叔之子爲文若非代父即當依常例何得加名故知爲貶故名爾且王人子突稱字以襃則此以名爲貶亦明矣公羊曰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按例天子大夫皆稱字何獨下大夫乎

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趙子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取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言公疾病而亂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今簡脫之爾左氏不達此意遂妄云再赴也公羊曰何以二日卒之悈也狂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啖子曰按人君雖狂

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

穀梁曰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啖子曰三傳皆不知有闕文之義故多造事端爾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

齊侯鄭伯如紀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啖子曰按前後兩國言會多矣此書者左氏說從告之義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氏曰弱也趙子曰假如年長而代父出便得不譏乎

左氏不推褒貶之義但見稱子則云爾

夏城祝丘

穀梁曰譏公不脩德政恃城以安民按但譏不時即可矣安知恃城乎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曰鄭伯禦王祝聃射王中肩云云趙子曰此並妄也葢鄭國愚吏不知敗王之惡射王之逆但欲以勝天子

為美故左氏因之若信有此事則經不合不異其文若云不告被射故不書則諸侯惡事豈肯來告夫子何由貶責之足明因納於史者夫子精求其失而書之爾從告之義已詳見隱十一年傳

穀梁曰從者何為天王諱伐鄭按經文直書事實亦無所諱

州公如曹

趙子曰據經文直書譏其外交故書曰如曹左氏曰度

其國危遂不復若國危而出奔若在後方有危難當依初行時意書之自不相妨

公穀皆云過我也解所以書趙子曰或大夫見而知之或來告故知之或為其自曹而來故知之何必過我乎

桓六年寔來

左氏曰來朝趙子曰若行朝禮經當書之故知妄也

公羊曰寔來者猶是人來也化我也趙子曰寔實也承上文無異事故曰寔來公穀之說皆鄙淺故不取

壬午大閱

公羊曰何以書葢以罕書也按以其非常故書爾非為少也

穀梁曰葢以觀婦人也按經無異文傳自穿鑿

蔡人殺陳佗

公羊曰佗陳君也曷為謂之陳佗絶也趙子曰按左氏傳佗殺太子之賊故經不以人君稱之公穀不達此意妄云淫于蔡及淫獵于蔡不近人情穀梁又云何以知

其是陳君兩下相殺不道按前後兩下相殺書者多矣此傳妄也

子同生

左氏曰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趙子曰左氏誤謂宗婦為同宗之婦遂妄云爾當去之

公羊曰喜有正也趙子曰春秋一字皆為經邦大訓不為憂喜生文

穀梁曰疑故志之註云文姜淫泆疑非桓公之子此乃委巷之談不近

人理

桓七年焚咸丘

公羊曰焚之者何樵之也啖子曰火攻之事非一途安知樵之又曰疾始以火攻也趙子曰凡事是非皆一一明之此又非便為常何獨譏始又曰曷為不繫乎邾國之也趙子曰不繫邾者邑地不繫於國春秋之常也國之有何義哉又曰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啖子曰咸丘雖焚邾竟不滅焉知君存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氏曰賤之也此說不明故不取

公穀並云失國之君趙子曰蓋以其書名故云爾據諸失國之君唯隨敵以歸者則書名若奔他國並不書名說見本例則二國之於例固非失國明矣假令實非奔魯而公待以朝禮之故即當書云穀伯鄧侯來奔某日朝公不應越例書名而沒其來奔也或曰據禮云諸侯失地則名滅同姓則名不云用夷禮則書名今忽作此釋於

理安乎答曰禮記者因說春秋之義遂記得此語而録之非自古有此例也諸侯失國自辱其身猶呈書名况行夷禮辱及宗廟見輕儕列而得不名乎三家說春秋義例不盡者多矣又何足怪

桓八年正月已卯烝

公羊曰譏亟也啖子曰此書之以彰下文爾非譏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趙子曰正月之烝不失時也義見蒸例郊廟例經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

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啖說是也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趙子曰書春是為下文起耳故去其春字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傳曰禮也趙子曰若合禮則常事不書據經言來遂足明譏矣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趙子曰此說非也

已見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傳假令婚禮實不稱主人即至紀之日但致魯命爾來魯未是婚禮何須不稱主人乎實使來而不稱王命則如何致命乎無理之極舊說云天子娶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亦恐非也魯侯為天子嫁女為女卑於魯侯故可也至於天子娶后至尊諸侯如何為之主哉且禮經亦無此說春秋之文又殊不爾故知其非也又云大夫無遂事此言遂使我為媒可則因往逆矣趙子曰假如使可專逆王后不白

于君乎又曰女在國稱女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亦非也若但書逆女則是祭公自逆故須言王后爾

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

趙子曰必若實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今不言使即罪全歸祭公

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穀梁曰為之中者歸之趙子曰王后者天下之母不同

於諸侯之女自合書之不關魯為媒乃書之事

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穀梁曰不遇者志不相得趙子曰經意直譏其無信爾豈論其相得不相得乎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曰來戰于郎我有辭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云云齊人致餼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云云趙子曰據左氏魯以周班後鄭既是正禮鄭雖小恨豈至興師即合當

年構禍豈有經五年之後方合諸侯報此小怨乎夫五年之後諸侯讐黨亦已改矣怨望之心亦已衰矣理在目前不足疑也但為無過故異耳左氏遂引往前小隙附會之故但存其我有辭一句而已公羊曰郎者何吾近邑也按經但書戰地本不分其近遠假如遠則不書戰地乎

穀梁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趙子曰此說非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諱敗之常也又曰不言其人

以吾敗也趙子曰按為公戰敗故不言敗以諱之若大夫戰則當書之不容悉隱也又曰不言及者為内諱也趙子曰按直言來戰言其不當來爾若為内諱則但不書敗何須不言及諸内戰皆言及豈是不諱哉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公羊曰祭仲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云云啖子曰以廢君為賢不可以訓

穀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貶之也按執大夫例

稱人不可別為義

鄭忽出奔衛

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意解不言子按春秋前後例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又鄭伯爵也若稱子何關爵乎故不稱子者責其不能嗣先君爾

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穀皆曰桑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趙子曰凡未命

大夫不書氏已見隱公卷及都見名位例故去此以省文也

桓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趙子曰再丙戌誤文也傳以日月為例故妄云爾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穀梁曰不言與鄭戰耻不和也啖子曰公羊說此義是

也此傳不知省文之義故云爾且按自此後魯常與鄭和而同伐宋故知此傳誤矣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宋衛燕戰趙子曰據經文内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實為鄭宋而戰即當以鄭宋為兵主何得主齊紀乎且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容諸侯為戰按六年會

紀云謀齊難也是歲紀又來朝請以王命求成於齊公告不能令為兵主以戰于紀足明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遂免禍至十七年乃會于黃以平之其蹤跡明著若此不然紀懼滅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若助鄭止當戰于宋鄭之郊無為戰于紀也據鄭伯新為宋所主而去年遽與魯及宋戰今年又助紀戰則必為求賂多之故今移責賂之文於去年公欲平宋鄭之上庶為允當也

公羊曰曷為後日恃外也趙子曰按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也恃外有何義乎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趙子曰不地者有紀都也無他義穀梁說是

桓十四年春無冰

穀梁曰時燠也按此不解亦可知

秋八月御廪災乙亥嘗

左氏曰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爾非為不害而書

公羊曰嘗常事何以書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

趙子曰按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不合嘗而嘗云常事非也又云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按有災當警懼脩飭而改卜何得便闕先君之祀乎

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趙子曰按此乃大故何得不志又曰必有兼甸之事注云夫人兼行甸人之事恐謬也此句字爾言祭事當久辨非一句所了傳寫者見前有甸字遂改爾又云譏未易災之餘而嘗據易災可一日

而辨况其間經兩日何得不辨今為其足以明祭禮宜兼存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曰報宋之役云云以大宫椽歸為盧門之椽趙子曰此事煩碎並不關教迹故不取又若實毀其大廟非禮之甚經必書之益以知謬也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穀梁曰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

無徵求趙子曰天子受貢常禮也亦何所讓故去其故
有辭讓四字
鄭伯突出奔蔡
公穀皆云名突譏奪正也按諸侯失地皆名之不可為
義
鄭伯突入于櫟
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按實未入鄭何用强
說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趙子曰按謀伐之初豈有不懷疑者疑者心中之事何由知之今據經文因成會禮而後行伐爾辭意甚明無他義也

桓十六年冬城向

左氏曰書時也啖子曰按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工未畢不可興役

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曰何以名得罪于天子也按失地諸侯皆名之不可强生義

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啖子曰諸侯失地則名春秋之常也左氏得其事實矣

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宋志也趙子曰據例稱及者皆内之志云宋志非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云云趙子曰此說非也凡不書或史官闕之或年深寫誤何關日官日御乎史官豈不知朔及每日甲子乎何待日官日御哉

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曰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趙子曰聖人設教不應如此煩碎穀梁說伉敵之義近之矣

穀梁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趙子曰但譏驕伉義則昭然又云弗稱數即煩碎矣故去其弗稱數三字

公甍于齊

穀梁曰甍稱公舉上也啖子曰諸侯雖五等臣子皆曰公從高稱也生時皆然何用解甍

葬我君桓公

穀梁曰葬稱我君接上下也趙子曰接稱我君以別他

國且君敬辭爾

春秋集傳辨疑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辨疑卷三至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監生臣蔣鳳牲

春秋集傳辨疑卷三

唐 陸淳 撰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氏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趙子曰若謂莊公為得禮乎此則非莊公之意若謂夫人為得禮乎則哀姜之孫不去姜氏則知此無恩在齊侯爾

公羊曰内諱奔謂之孫趙子曰非也書曰堯將孫于位

亦是諱奔乎故譏避曰孫爾臣子之禮辭也又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㳟子曰豈有先在齊而令書孫乎益見無夫人至處故云爾不知夫人隨喪而歸但不告廟故不書爾

穀梁曰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按此傳意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録之説同公羊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按魯自使逆天

子何事名之不言使省文爾

穀梁曰不言如何也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趙子曰言逆王姬則知徃京師矣但云逆女須先書如某以别之省文之義爾無他意

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氏曰于外禮也趙子曰與讐主婚縱在城外豈為禮乎

穀梁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趙子曰

廟者非所當居何論尊乎王姬不可居公寢何論卑乎故公羊之說是又曰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啖子曰齊侯之來常事不書爾無他義前後無書諸侯自逆者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曰錫者賜也命者加我服也穀梁意亦同趙子曰桓公已塟命何所施之穀梁又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趙子曰按錫命如漢已來就加爵秩何得

無乎若一一名而錫之則勞弊甚矣況桓公已薨如何受命乎

齊師遷紀郱鄑郚

公羊曰遷者何取之也曷為不言取為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諱是掩惡也

穀梁曰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㗖予曰按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郱鄑郚是紀之三邑爾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穀皆云於餘丘邾之邑也啖子曰按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為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趙子曰縱未嫁豈得踰境乎且婦人送客不出門何論境哉

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

左氏穀梁皆以不稱氏為貶按例不命之卿則不書氏

不可別為義公羊說雖是為已都見名位例故不重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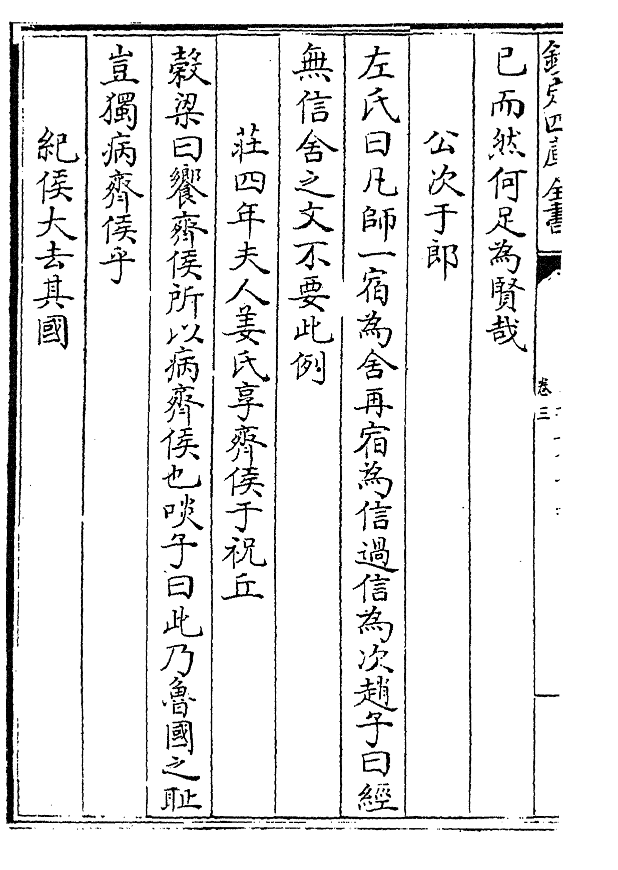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啖子曰此自改葬不當譏緩傳見桓十五年王崩後未見書葬處故云爾

穀梁曰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啖子曰停尸七年以求諸侯非人情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趙子曰此乃紀侯之命且不得



已而然何足為賢哉

公次于郎

左氏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趙子曰經無信舍之文不要此例

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曰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啖子曰此乃魯國之恥豈獨病齊侯乎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故爲之諱滅此義迂僻甚矣不復繁文

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啖子曰若然舉國而行何名去國文義相反矣又曰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趙子曰凡不絶其祀例不書滅無他義假令紀侯是小人則可滅之乎

齊侯葬紀伯姬

公穀皆云以其失國故隱而塟之趙子曰春秋舉禮教以示後豈為一時悲喜生文乎

公及齊人狩于郜

公穀皆謂齊人是齊侯也趙子曰按春秋未有與諸侯會而書彼君為人者若此非齊侯則實與微者狩復書為何哉若實是齊侯即當書云及齊侯狩于郜而不書公此則諱公之義義與盟義同不應諱齊侯也

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公羊云不言納朔避王也趙子曰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而經文反為之隱避是黨罪人也若以為為王諱其逆命則王室亂及尹氏立子朝猶不諱不應諱此若云為魯諱則成宋亂及納子糾皆不諱亦無宜諱此但緣納事已著再書則煩冗故不書爾義見本年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逆天王之命也啖子曰若貶之反書曰人則後人安知其宋公齊侯乎此乃隱其惡爾何名貶哉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曰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趙子曰假令天子不正諸侯豈得舉兵以爭哉

衛侯朔入于衛

公羊曰何以名犯命也穀梁曰惡也趙子曰按失地之君例名之不可别為義盖公穀以有王人救衛故於朔之出入並有犯命及得罪於王之說其國君出奔而名者豈得罪於王乎不知事實相承妄說爾

齊人來歸衛寶

公羊曰是衛人歸之稱齊人者讓於我也言齊人讓喚功於魯人

子曰按例無有改其事實而為義者此乃觀文見意何煩曲說

穀梁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按此乃書其事有何分惡乎

莊七年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齊志也注云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趙子曰齊人與姜氏通姦

久矣罪惡素均豈煩今日乃以其地辨彼此之罪乎

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曰與雨偕也言與雨俱落公羊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穀梁曰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不見其

隕也啖子曰星隕如雨為奔流者衆如雨之多自漢已

來史籍頗有詩曰有女如雲李陵曰謀臣如雨皆言多

爾三傳不達此理故悉穿鑿

穀梁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趙子曰若其不多豈

得稱雨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趙子曰隕落也無煩曲說

秋大水無麥苗

公羊曰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啖子曰按例一災皆書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曰次不言俟言俟託不得已也趙子曰此直書事實有何託乎

甲午治兵

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趙子曰予以為兵車之衆非廟中所容且穀梁又說出入之義明知在城外為場爾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公羊曰郕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郕諱滅宗姓也啖子曰按實降于齊爾如何諱滅乎迂僻甚矣

秋師還

左氏曰君子是以善魯莊公言其克己復禮不伐齊師趙子曰勞師

會讐何善之有且齊强魯弱自當不敢爭也詳據經文當緣告廟故書爾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按例不命之卿例不書氏既不書氏自然以名連國强說嫌理迂僻之甚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左氏公穀並云及大夫盟齊無君也趙子曰若但如此

說有何勸戒之意哉必實然據例不合書公義見隱元年盟于宿傳

穀梁又曰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謂納子糾）而不納故惡內也啖子曰讐人之子本不當納有何惡乎下伐齊納糾義亦同此左氏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趙子曰按莒近齊之小國而襄公強而無道大夫如何輙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杜注云公子糾小白並僖公之子尤非也若然則不合書子糾又非讐人

之子公納之不應有深譏故穀梁云襄被弒二公子乃出奔此說為正言皆襄公之子

公伐齊納子糾

公羊曰納者入辭其言伐者何伐而言納猶不能納也按此直書事實如何不稱納乎若不言伐齊則納糾于何國乎又曰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按魯君之前稱齊公子復有何過況是史家之辭非君前之義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羊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趙子曰納讐喪師惡之大者諱之不足故明書以示譏傳稱伐敗如何為義不可解也又曰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趙子曰按例公敗例不書公不與復讐有何義也

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公羊曰脅我而殺之趙子曰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名忽死之則知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則當書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

云取也

十年宋人遷宿

公羊曰以地環之也趙子曰據此乃將己地繞之非遷彼之義穀梁曰遷亡辭也遷以移徙為名非謂亡又曰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也豈有遷彼將為附庸而云未失國家乎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公羊云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云伐也趙

子曰按經文實未伐而敗故不言伐爾又曰我能敗之故言次趙子曰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乎何假言次

穀梁曰次止也畏我也他處皆然趙子曰夫子書次皆罪興師豈譏其怯懦哉若當譏怯懦則當褒勇力春秋乃是鼓亂之書也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穀皆云蔡侯何以名獲也啖子曰晉侯之獲何以不名乎故知以其失地故名爾

公羊解經文不言獲註謂與凡伯之獲同義啖子曰吳滅胡沈之君獲陳夏齧齊國書何得書獲乎趙子曰公羊曰州不若國是也又云國不若氏按諸侯無稱氏之例又云氏不若人人不若名按春秋無氏獨行之例唯崔氏出奔尹氏卒自是譏世卿不同常例假如崔氏出奔豈惡於崔杼弑君哉又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也於此用之不當移于閔二年齊高子來盟下施之穀梁又云以歸猶愈乎執也趙子曰稱以者所以重責蔡

侯義見本傳言愈殊非也

莊十一年宋大水

公羊曰外災不書及我也穀梁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按外災來告則書二傳不達此義故各穿鑿爾

王姬歸于齊

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書其歸為魯主婚爾無他義穀梁他處即云為之中者歸之與此又自相反矣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公穀並云隱其失國故書趙子曰春秋紀教迹爾豈為憂喜生文乎

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啖子曰若是齊侯宋公而書曰人不命之卿又如何書乎

公會齊侯盟于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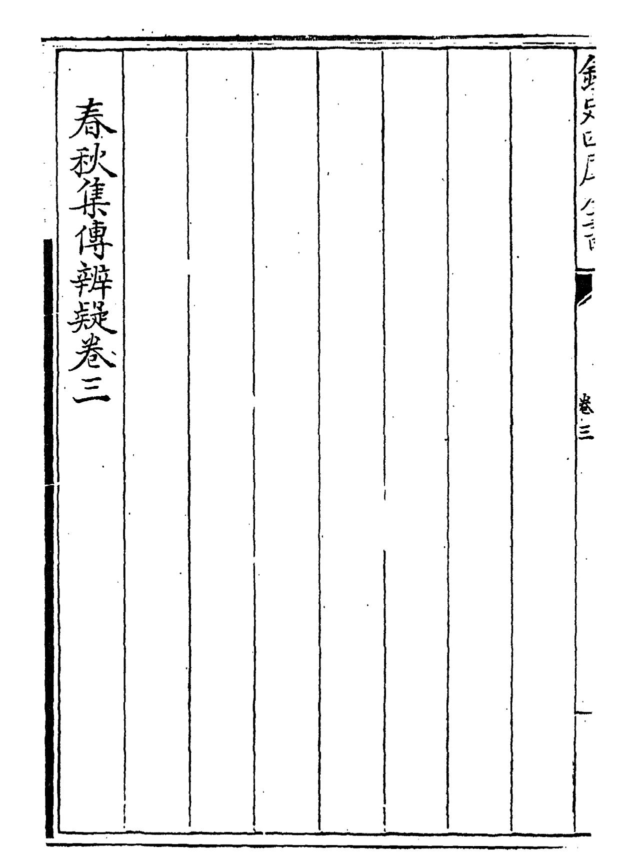
公羊曰莊公將會桓公曹子曰君之意如何莊公曰寡

人之生則不如死曹子請劫之云云莊公許之遂劫桓公云城壊壓境請汶陽之田桓公與之又云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趙子曰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歸魯田且莊公與齊大讐襄公之時猶歡好不絶不應至桓公却生讐怨其事迹既妄又不可以訓故畧之

莊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穀梁曰不言公外内寮一疑之也趙子曰按内臣與齊

襄公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
貶責之旨何關内外㩼也



春秋集傳辨疑卷三